

# 漢語方言裏當“你”講的“爾”(上)

李 榮

一九九七年二月下旬,在汕頭全國漢語方言學會第九屆討論會上,作者散發了本文的提綱。三月寫作時,因為行文方便,連帶討論“汝”字,以及安徽休寧的兒化變音“字”[ts'ɿnɿ]字與非兒化變音“劍”[tɕiaɿ]字。題目照舊不改。討論本字的重點是論證方式。有話即長,無話即短,不講究段落勻稱。有的方言第二身代詞用[n ɿ],未必就是“爾”字,隨手記下備忘,待他日論證能否成立。本文鼻音[n ɿ]成音節,不加成音節符號,由調號與輕聲號可以看出。

爾字與你字——你字是爾字的簡體加立人旁分化出來的。字書收字往往落後於現實,字要通行之後,才能進入字書。

《切三》(S 2071):爾,爾汝,或作尔,兒氏反。宋跋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爾,兒氏反,亦作尔、尔。廣韻:爾,汝也,……兒氏切。

廣韻:你元作人旁尔,秦人呼傍人之稱,玉篇云尔也,乃里切。集韻:你,乃里切,汝也。又乃倚切。

《切三》與王仁昫 706《刊謬補缺切韻》都不收“你”字,可見陸法言 601《切韻》本來不收“你”字。1008《大宋重修廣韻》與 1039《集韻》才收“你”字。廣韻“爾”字兒氏切,紙韻日母;集韻“你”字又乃倚切,紙韻泥母。反映出“爾”字分化出“你”字,在字形上是加人旁,在字音上是日母轉變為泥母。至於廣韻“你”字乃里切,止韻泥母,反映出所據方言紙韻止韻不分。

浙江溫嶺——我你他的你,溫嶺話說爾[ʔnɿ]陰上;要是說你[ʔniɿ],那就是說“官話”,說“國語”,說“普通話”了。<sup>①</sup>但是在書面上都寫“你”字,見到“你”字,也都讀[ʔniɿ]。讀古書爾字讀[zɿɿ],例如《論語·公冶長》盍各言爾志? |《先進》以吾一日長乎爾,無吾以也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子路》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陽貨》來,予與爾言 | (以上引《論語》裏當“你”講的“爾”,都音[zɿɿ]。)又如《世說新語·言語》“禰衡”條注引《文士傳》“[衡]少與孔融作爾汝之交[zɿɿ zyɿ tsɿɿ kɔɿɿ]”,杜詩“爾曹[zɿɿ zɔɿɿ]身與名俱滅”。做古文當然也用得着“爾”字,也讀[zɿɿ]。人人都知道“爾”字音[zɿɿ],不見得知道[ʔnɿ]是“爾”的口語音,換句話說,不見得知道[ʔnɿ]的本字是“爾”。溫嶺話是論證這類本字的合適方言,以下先舉出止攝日母常用字。

溫嶺話日母文讀是口音,白讀是鼻音。文讀洪音是[z],細音是[z̥];白讀洪音是[n],細音是[n̥]。溫嶺話鼻音邊音聲母逢陰調緊喉,記音時前加[ʔ]。逢陽調全字帶濁流(陽調一律濁聲母),不過入聲字收喉塞音[ʔ],濁流就在喉塞音[ʔ]前停止。濁流可以在聲母前加[ɦ],本文從略。升變音在本調後記[ɿ]15 調,降變音在本調後記[ɿ]51 調。

① 參看拙作《漢語方言資料寶庫序》,見《方言》1995.241。例句中“耨梗”的音當作[d̥5ɿɿ kuāɿɿ]。

而[zɿɿ]:學而時習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一而再,再而三

兒[nɿ]:兩個兒|大兒 duɿ nɿ|小兒 ɕiɿ nɿ|狗兒 tɕiɿ nɿ 剛下不久的小狗

爾[ʔnɿ]:爾幾時出門?|爾心凶猛爻你心太凶了|八給爾三十塊元||爾[zɿɿ]例見上

耳[ʔŋɿ]:耳朵[ʔŋɿ tuɿ]|生油耳患中耳炎,北京叫耳朵底子,底的本字是耳旁室,廣韻注耳膿,都禮切|耳[zɿɿ]:  
木耳|兩耳垂肩讀書||耳白讀[ʔŋɿ]是例外

二[nɿ]:第二|二樓|二姐|二心|一三四數數目|十二|二[niɿ]:一二三[ʔiɿ niɿ seɿ]三字連着  
說,專用於擲色子||二字有兩個白讀音

貳[nɿ]:二的大寫|貳心|貳臣

蕊[ʔnyɿ]:蕊頭 ʔnyɿ dɿɿ|花蕊 huaɿ ʔnyɿ|蕊[zɿɿ]:雄蕊|雌蕊|花蕊夫人

餌[nɿɿ]:綠客餌[loʔɿ k'oʔɿ nɿɿ]土匪綁過票的孩子|帶魚餌[təɿɿ ŋɿɿ nɿɿ]釣帶魚用的魚食。帶魚  
廈門叫白魚,黃巖溫嶺沿海帶魚有釣帶網帶之分,好比廈門白魚有釣白網白之分||餌字讀[nɿɿ]是開口讀如合  
口,比較蕊字。餌的讀書音不詳,可能讀如耳[zɿɿ]。

比較止攝開口日母字,“爾”白讀跟“兒二貳”比,“爾”文讀跟“耳”文讀比,再印證古籍,可以  
假設今溫嶺話當你講的[ʔnɿ]與[zɿɿ]兩音,本字是“爾”字。

上海崇明——張惠英 1993 崇明方言詞典 174 你 ɦnɿ 稱對方(一個人)|你勒 ɦnɿ .lə =  
你特 ɦnɿ .də,你們|引論 4 實你 zəʔɿ nɿɿ 你(陳家鎮地區)|甚 zənɿ,實你的合音|引論 13  
兒[ɦnɿ]:兒子|[ʔnɿ]:兒郎,對小兒的愛稱||對比你字與兒字,可以假設崇明的你[ɦnɿ]的本  
字是爾字,是口語音。你[ʔniɿ]是學說北方話,讀書音。

江蘇丹陽——蔡國璐 1995 丹陽方言詞典引論 21 第二人稱“你[ŋɿ]本字是爾,本地習慣寫  
作你。”|丹陽[ŋɿ]的本字是“爾”,可以從當地的“兒”尾詞看出來。

同上 21 丹陽話有極個別的“兒”尾詞,表現形式是兒尾自成音節,詞根韻尾不受影響。目  
前所見只有三個:小兒[ɕiɿɿ ɿɿ],女兒[nɿɿɿ ɿɿ],昨兒[tɕaɿɿ ɿɿ]或[tɕaŋɿɿ],本地習慣寫作  
“小五,女五,昨五”。|呂叔湘 1993 丹陽方言語音編 31 比蔡書多一條:頭兒衙役[deɿ ɿɿ]。(前  
字韻母元作[ɛ],今從蔡書改;調值據呂書不動。)

丹陽方言詞典 113 兒孫[eɿ ɕyɿɿ]子孫|“耳”字起頭的條目有十五條,耳讀[eɿɿ]或  
[eɿɿ],舉兩條為例:耳背[eɿɿ pæɿ]聽覺不靈|耳朵[eɿɿ(或 niɿɿ) təɿɿ]|兒女[eɿɿ nɿɿɿ]|兒  
子[eɿɿ(或 niɿɿ) tsæʔɿɿ]男孩子(對父母而言)“兒”字讀[niɿɿ]見於老派|兒子家[eɿɿ tsæʔɿɿ  
kəɿɿ]男孩兒|二[eɿ]|以下“二”字起頭的條目有十八條,“二”字十六條讀本調,一條讀[eɿɿ],  
一條讀[eɿɿ]:二樣心[eɿ ieɿ ɕiɿɿ]不公正的態度:他對我己我們兩個人有二樣心|二小[eɿɿ  
ɕiɿɿ]供人驅使的人,低人一等的人|二郎腿[eɿɿ laŋɿ t'ueɿ]坐的時候把一條腿攔在另一條腿  
上的姿勢。

兒字汝移切,爾字兒氏切,平上相承。在止攝開口日母字中只有兒在兒尾詞裏的讀法才反  
映出兒字與爾字同韻。兒字在他處的音大都跟“耳二”等字同讀[e]韻,看不出跟爾字的關係。

丹陽方言詞典引論 8 丹陽話聲母中[z]只有兩個字,即用於親屬排行的“二[zɿɿ]”和出現  
於“兒子”一詞的“兒[zɿɿ]”。只論聲韻,丹陽止攝開口日母字有[e ŋ ni zɿ]四種讀法,後三種  
可與溫嶺話相比。溫嶺“而”字只有文讀[zɿɿ];“耳”字文讀[zɿɿ],白讀[ʔŋɿ];“爾”字文讀  
[zɿɿ],白讀[ʔnɿ];“兒”字只有白讀[nɿ]。“二”字有[nɿ]和[niɿ]兩個白讀。

浙江桐廬——桐廬縣縣志編纂委員會與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方言調查組 1992《桐廬方言  
志》12 桐廬有七個單字調,122 桐廬代詞的第一身第二身單複數用字不同,並見下頁。

桐廬單字調	陰平[˩]43	陰上[˨˨]55	陰去[˨˨]53	陰入[ʔ˨]5
	陽平[˨˨]13		陽去[˨˨]24	陽入[ʔ˨]12
桐廬代詞	單數	我 ɲuɔ˩	你 ne˩	伊 i˩
	複數	□得 ɲa˩ təʔ˩	五得 ɲɪ təʔ˩	伊得 i˩ təʔ˩

141.52 ne˩ ɕiŋ˩ ɦuaŋ˩, ɲuɔ˩ iɛ˩ ɕiŋ˩ ɦuaŋ˩, ɲa˩ təʔ˩ liɑŋ˩ kəʔ˩ tu˩ ɕiŋ˩ ɦuaŋ˩。  
你 姓 王 我 也 姓 王 □ 得 兩 個 都 姓 王

從語法例句 52 看,ɲuɔ˩ 和 ɲa˩ təʔ˩ 都用於口語。[ɲuɔ˩]與[ɲa˩]大概是同一個“我”字的異讀。參考江西黎川“我”單數有[a˩ ɲo˩]兩音,複數“我多”[a˩ ·to]只能用[a˩]。49“你”字有[ɲi˩]的音,這是借的北方話的音,本地口語不用。第七章到第九章的例句中,沒有一處“你”字音[ɲi˩]。第八章 137—141 語法例句 1—55 條,其中十三條用“你”字,都音[ne˩],有幾條還不止見一次。126 與 148 的例句,“你”字見兩次,也都音[ne˩]。桐廬[ne˩]音其實是“汝”字,不是乃里切的“你”字。查 46—47[e]韻同音字表,表裏失收“你[ne˩]”,當補。本書“你[ne˩]”當作“汝[ne˩]”,與同音字表中“鋸[ke˩]”同韻。

江蘇蘇州,江西黎川、新建、南城都用汝字。請看這四處“汝、鋸”兩字的音。

蘇州我你他的你現在寫作“僚”,從人奈聲,與“奈、耐”同音。章炳麟 1908 新方言·釋言第二 28 以為“僚”之本字為“汝”：“今蘇州謂女汝為而,音如耐。”葉祥苓 1993 蘇州方言詞典 81 僚 ne˩ 你 | 89 鋸 ke˩ 動詞 | 鋸子 ke˩ ·tsɿ 名詞

顏森 1993 黎川方言研究 37 汝你 ne˩ | 38 鋸 ke˩ || 本書所收魚語御三韻字讀[ɛ iɛ]韻的最多,這裏不細說。

陳昌儀 1991 贛方言概要 323 新建壘城 汝元作□,你 ne˩ | 58 鋸 ke˩

又 195, 322 南城 汝元作□,你 ne˩ | 鋸借把鋸,鋸木頭 kie˩

現在說到桐廬的“五得你們”[ɲɪ təʔ˩]。這個只要把[ɲ ɕ]兩韻及其相配的文白讀列表對比,就可以看出來,“五得”實在是“爾得”。桐廬方言志 36“兒耳二”三字文白[ɕ ɲ]對比,54[ɕ]韻“而爾”兩字不分文白讀。“而”字口語不用,無白讀在情理之中。就古今音變看,就今音文白對比看,就意義看,桐廬[ɲɪ təʔ˩]的[ɲɪ]為“爾”字白讀音義皆合,“五”字音合義不合。

	文讀	白讀
無	vu˩ 18 無意 vu˩ i˩   無力 vu˩ liəʔ˩	ɲa˩   m˩ 137 無□沒有(=未)ɲa˩ niu˩
魚	y˩ 19 鯉魚 li˩ y˩   25 木魚 məʔ˩ y˩	ɲa˩ 20 釣魚 tiə˩ ɲa˩   帶魚 ta˩ ɲa˩
吳	ɦu˩	ɲa˩ 64 吳宅 ɲa˩ dzəʔ˩
五伍午忤	u˩	ɲɪ 138 五十 ɲɪ zəʔ˩
爾	ɕ˩	ɲɪ təʔ˩
兒	ɕ˩	ɲa˩ 143 兒要親生 ɲa˩ iə˩ tɕ'iq˩ sɑŋ˩
耳	ɕ˩ 25 木耳 məʔ˩ ɕ˩   悅耳 yəʔ˩ ɕ˩	ɲɪ 104 耳朵 ɲɪ tu˩
二	ɕ˩ 144 一清二白 iəʔ˩ tɕ'iq˩ ɕ˩ bəʔ˩	ɲa˩ 142 二十 ɲa˩ zəʔ˩   103 二娘舅
而	ɕ˩	ɲa˩ ɲiaŋ˩ dziu˩

上表還有幾點要說明的,“無”字有[ɲa˩ m˩]兩個白讀,後者未見用例。“二”字文讀[ɕ˩]陰去 53 調,白讀[ɲa˩]陽去 24 調。

安徽休寧——平田昌司 1982 休寧音系簡介(方言季刊 276—284)討論兒化變音,為論證

休寧“你[nɿ]”的本字爲“爾”提供充分的語料。此文記錄休寧縣城海陽鎮的方言。休寧有六個單字調,入聲無塞音韻尾,輕聲在外。

陰平[ɿ]33      陰上[ɿ]31      陽上[ɿ]13      陰去[ɿ]55      陰入[ɿ]212      陽入[ɿ]35

以下節錄元文 278—279 第伍節變音。

休寧方言有兒化變音和非兒化變音,功能與北方的兒化相同,表示微小、親昵等意義。

休寧方言的兒化變音形式與某些吳語相同,基本韻母后面加[n]尾構成兒化韻母,同時發生聲調變化。基本韻母與兒化韻母的關係如下:

基本韻母	ɿ	i	u	y	iu	a	ia	ua	ɤ	uɤ	e	ie	ue	ye	o	io	ɔ
兒化韻母	ɿn	in	un	yn	in	an	ian	uan	æn	uɤn	en			yn	on	ion	ɔn
基本韻母	iě	uǎ	yě	au	iau	æn	in	iěn	yěn	n	m	ə					
兒化韻母	iěn	uǎn	yěn	æn	iaen												

[æn in iěn yěn n m]六韻基本韻母兒化韻母不分,[ie ue ə]三韻還未找到相應的兒化韻母。

兒化變音的聲調共有三個:[ɿ ɿ ɿ],分別與陽上、陰去、陽入單字調相同。

兒化變音舉例如下(括號裏標明的是本音,星號“\*”表示口語一般不用本音):

算盤子 suǎɿ p'uǎɿ tsɿnɿ (tsɿɿ)算盤珠 | 黃豆 auɿk t'inɿ (t'iuɿ) | 猜謎 ts'oɿ minɿ (miɿ) | 鼓 kunɿ (kuɿ) 鼓出來,動詞 | 褲 k'unɿ (\*k'uɿ) | 櫃 tɕynɿ (\*tɕyeɿ) | 橋 tɕynɿ (\*tɕyɿ) | 凳 tanɿ (taɿ) | 餅 panɿ (paɿ) | 燕 ianɿ (\*iaɿ) | 舌 tɕianɿ (\*tɕiaɿ) 舌頭 | 棍 kuanɿ (kuaɿ) | 盒 xænɿ (xɿɿ) | 蛾 ŋonɿ (ŋoɿ) | 鷓 ionɿ (\*ioɿ) 風箏 | 戳 tɕ'ionɿ (tɕ'ioɿ) 圖章 | 籃 lɔnɿ (\*lɔɿ) | 攤 t'ɔnɿ (t'ɔɿ) 攤子 | 蝦 xɔnɿ (xɔɿ) 小蝦 | 楔 siěnɿ (siěɿ) | 辦 piěnɿ (\*piě) | 花 xuǎnɿ (xuǎɿ)

休寧方言的非兒化變音只以聲調變化區別意義,其調值一般是 35[ɿ]或 13[ɿ],也有 31[ɿ]。目前發現的例子還不多。由於非兒化變音不加任何韻尾,有時很難區別是否變音。這裏舉一些我們認爲是“非兒化變音”的例子,如:阿伯 aɿ paɿɿ 伯父 | 瓢 p'iauɿɿ | 顯 ɕiěɿɿ 炫耀自己的好東西 | 印 inɿɿ 圖章 | 條 t'iauɿɿ 條紋

休寧音系簡介收了五個止攝開口日母字,分爲兩個韻母:二 nɿ | 爾 ɤɿ | 耳 ɤɿ | 兒 ɤɿ | 而 ɤɿ | “而”字作爲韻母表例字,未記聲調。從上引基本韻母與兒化韻母的關係,可以參照“二”字,假設“兒”字也有一個[n]韻母的音,用來解釋兒化韻母加[-n]尾。休寧單字音表“你[nɿ]”字無注,“你[niɿ]”字注“口語又讀[nɿ]”。反映你[niɿ]是北方話借字;你[nɿ]是本地話。你[nɿ]的本字是“爾”的白讀;“爾”的文讀是[ɤɿ]。“爾”有[nɿ ɤɿ]兩讀,就好比“渠”有[k'ɿɿ tɕyɿ]兩讀。[k'ɿɿ]是第三人稱代詞他,[tɕyɿ]是渠道。“爾”兩個音都來自“兒氏切”。“渠”兩個音都來自“強魚切”。休寧“你[niɿ]”來自“乃里切”,跟“爾”來歷不同。說到底,休寧音系簡介“你[niɿ]”注“口語又讀[nɿ]”,反映的是漢語方言裏常見的訓讀現象。休寧文字“爾”跟語言[nɿ]失去聯繫,就用優勢方言的“你”字來記[nɿ]這個音。

現在說到休寧的聲調。休寧古濁音去聲今讀陰平,所以“二”字是[nɿ];古次濁上聲今讀陰上或陽上,所以“爾”字[ɤɿ]與“耳”字[ɤɿ]分別讀陰陽上,古濁音平聲今讀陰去,所以“兒”字是[ɤɿ]。請問“爾”字文白兩音何以聲調不同?“渠”字文白兩音何以聲調相同?休寧代詞我 ŋoɿ | 爾你 nɿ | 渠他 k'ɿɿ | 三字語音互相吸引,聲調變得相同。三十餘年前,本文作者爲此擅立名目:語法上屬於同一小類的用法相近的字,有時在讀音上互相吸引,引起字音的改變。這種現象我們姑且叫做“感染作用”。一九九六年的方言季刊又爲這種常見現象提供江西安義與山西萬榮解店兩個實例。回到休寧的聲調,“爾你”[nɿ]是代詞,受感染作用的影響,讀[ɿ]55調;

“爾”[ɛɹ]跟口語裏的第二身代詞失去聯繫，古次濁上聲今讀陰上或陽上，實際是今讀陰上，不受感染作用的影響。至於“渠”字，本來就是古濁音平聲，所以今音文白兩讀都是陰去。

休寧“字”的兒化變音——這裏順便討論休寧方言裏兩個字的變音。休寧音系簡介 279 兒化變音第一個例子上頁引文刪去此例是：“□ ts'ɿnɿ 遊戲用語，指舊時銅錢鑄有文字的一面”。這個□ ts'ɿnɿ 就是“字”的兒化變音，也就是“字兒”的合音，“兒”在合音裏成爲[-n]尾。

醒世恒言影印葉敬池天啓丁卯[公元一六二七年]刊本卷三十四《一文錢小隙造奇冤》5—6 云：

顛錢耍子……顛出或字或背……長兒道：只有得一文錢。再旺道：一文錢也好耍，我也把一文與你賭個“背”“字”，兩“背”的便都贏去，兩“字”便輸，一“字”一“背”不算。

上引顛字元作“手旁顛”，字書不收“手旁顛”的字，今據下引賈采珠書改。錢的兩面各地叫名不同。賈采珠 1990 北京話詞典 20, 188 字兒[tsərɿ]指有字的一面，漫兒[marɿ 或 mərvɿ]指無字的一面。“猜字兒漫兒”與“顛字兒漫兒”兩條指耍錢的方式。“顛字兒漫兒”就是醒世恒言的“顛錢”。“字兒了漫兒了的”多喻在小事上糾纏：這點小事算什麼，也這麼字兒了漫兒了的。

熊正輝 1995 南昌方言詞典 157 硬幣有字的一面叫“字”[ts'ɿɿ]無字的一面叫“漫”[monɿ]：你猜是字還是漫？顏森 1993 黎川方言研究 15 分別叫字兒[sɿɿɿ·i]，漫兒[monɿɿ·ni]。同事沈明告知：太原分別叫字兒[tsərɿ]，幕兒[muərɿ]（這是老人說的；三四十歲的人說漫兒[marɿ]）。這裏用幕、漫兩字分別字音，與史漢兩字通用不同。同事馮愛珍告知：福州錢的兩面分別叫“字”[tseiɿ]與“覆”[p'ou?ɿ]。這兩字都是鬆音韻母，相配的緊音韻母分別是[i]與[u?]。醒世恒言與以上五地都用“字”指錢有字的一面，分別用“背、漫、幕、覆”指錢無字的一面。史漢記古代西域錢的形製與我國的錢不同，西域錢兩面的名稱可供比較。

史記百衲本影印黃善夫本一二三 5 中華排印本 3162 同“[安息]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索隱》漢書云：“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荀悅云：“幕音漫，無文面也。”張晏云：“錢之文面作人乘馬，錢之幕作人面形。”韋昭云：“幕，錢背也，音漫。”包愷音慢。

漢書百衲本影印景祐本六六上 10 中華排印本 3885 同“[罽賓]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集注》張晏曰：“錢文面作騎馬形，漫面作人面目也。”如淳曰：“幕音漫。”師古曰：“幕即漫耳，無勞借音。”

“文(面)”與“漫(面)”可以說分別相當於“字(兒)”與“漫(兒)”。“漫(兒)”的名稱古已有之。

上文引賈采珠書，北京“漫兒”音[marɿ]或[mərvɿ]。北京現在都說[mərvɿ]，跟“破謎兒”的“謎兒”同音，我請教一位八十歲的老北京，他也這樣說。北京現在說[marɿ]的大概限於少數老人了。北京現在的“漫兒”[mərvɿ]也許是受“字兒”[tsərɿ]感染的結果。

南昌“漫”音[monɿ]和黎川“漫”音[monɿ]，都反映“漫”是《廣韻》換韻“莫半切”。廣韻“莫半切”不收“幕”字，集韻“莫半切”收“幕”字大概是根據史漢注加的。幕，包愷音慢，慢廣韻“謨晏切”，二等，與“莫半切”一等不同。北京[marɿ]的音不能區別一二等。

休寧“劍”字的非兒化變音——休寧單字音表[tɕia]和[ciɛ]的六個聲調例字如下：

[tɕia] 經[-] 陰平 檢[ɿ] 陰上 儉[ɿ] 陽上 劍[ɿ] 陰去 結[ɿ] 陰入 ①[ɿ] 陽入  
[ciɛ] 現[-] 陰平 顯[ɿ] 陰上 形[ɿ] 陰去 歇[ɿ] 陰入 顯[ɿ] 陽入

元注①[tɕiaɿ] 大人用雙手把孩子抱起來。

顯[ciɛɿ] 炫耀自己的好東西 || 李榮案——北京“顯”字也有這個用法。

根據休寧方言概要 277 說的“有些相配的古鼻尾韻和入聲韻現在休寧話裏只有聲調的區別”，和上文引的“非兒化變音……調值是 35[ɿ]或 13[ɿ]，也有 31[ɿ]”。“①[tɕiaɿ]”和“顯

[ciē₁]”都是非兒化變音。[tcia₁]是劍陰去的非兒化變音，好比[ciē₁]是顯上聲的非兒化變音。

歐陽修《瀧岡阡表》四部叢刊本歐陽文忠公文集·居士集卷二十五 8—11 云：

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回顧乳者劍一作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吾不及見兒之立也。

無巧不成書，用元注①讀瀧岡阡表，簡直是平田昌司爲歐陽修作注。“劍汝”翻譯成白話是“抱着你”或“捧着”。《禮記·曲禮上》注：“劍謂挾之於旁”，與“劍汝”之意不切合。

婺源——根據同事馮愛珍的調查，績溪、歙縣、黟縣與婺源前屬安徽省徽州府，今屬江西省四縣“你”都是自成音節的[n]：

績溪[n₁]      歙縣[n₁]      黟縣[n₁]      婺源[n₁]

婺源有六個單字調，舒聲各依古聲母清濁分陰陽，古入聲不拘清濁一律讀陽去。陰上是短調。

陰平[˩]44      陽平[˩]11      陰上[˩]22      陽上[˩]31      陰去[˩]35      陽去[˩]51

馮提供婺源“兒”字的用例是：

兒子 ɐ₁ ts₁₁ | 女兒 li₁ n₁ | 大姑兒夫之姐 t'u₁ ku₁ n₁ | 細姑兒夫之妹 si₁ ku₁ n₁

作爲詞尾的“兒”[n₁]與當你講的“爾”[n₁]互證，可以假設這兩字分別來自廣韻支韻日母與紙韻日母。婺源“爾”字音與作爲詞尾的“兒”字音的關係跟上文說的丹陽相同。

江西南昌——熊正輝 1994 南昌方言詞典 78 你 n₁ 代詞，稱談話的對方 | 你們 n₁ · min 代詞，稱不止一個人的對方或包括對方在內的若干人 | 36 女 n₁y₁ 女兒：箇這是我女 | 203 女 n₁yn₁ 女兒。也叫 n₁y₁ || 女字按規律讀 n₁y₁。讀 n₁yn₁ 可能是音變，原因待考。 || 又 76 兒女 ɐ₁ · n₁y 子女：兒女都不在身邊 || 又熊正輝《南昌方言同音字彙》，方言季刊 1989. 184 止攝開口日母五字的音是：兒而 ɐ₁ | 爾耳 ɐ₁ | 二 ɐ₁ || 你[n₁]與兒尾[-n]互證，可以推定：

①“兒”有[ɐ₁]與[n₁]兩音，作爲詞尾是[-n]。[n₁yn₁]是女[n₁y₁]和兒尾[-n]的合音。

②[n₁]寫作“你”是訓讀的寫法。[n₁]的本字是“爾”。可以說“爾”有文白兩讀，文讀[ɐ₁]，白讀[n₁]。

南昌爾 n₁ | 女 n₁y₁ | 女兒 n₁yn₁ | 打開了認識[-n]尾的思路。羅常培 1940《臨川音系》91 女字文白讀爲[n₁i₁ n₁ie₁]，205 後者又寫作伎(人旁女)。顏森 1993 黎川方言研究 7 女字文白讀爲[n₁y₁ n₁ie₁]。上列三地女字都是上聲。把這些語料貫串起來，可以理解陳昌儀 1991《贛方言概要》239 一段話(附 32 撫州片範圍)。

以“女兒”爲例，撫州片稱“伎”方言字[n₁ie]上聲，鉛山、弋陽等稱“姪”方言字[n₁ien]陰去，都昌、餘干、湖口、星子、進賢稱“媼”方言字[n₁in]上聲(餘干爲[n₁ən₁])。(撫州片包括撫州市、臨川縣、崇仁縣、宜黃縣、樂安縣、東鄉縣、進賢縣、金溪縣、南城縣、黎川縣、資溪縣、南豐縣和廣昌縣，共十三個市縣。)

贛方言概要“媼”字記音不一致，意思大致相同，98[n₁ən₁]，239[n₁ən₁]，293[n₁in₁]。同作者在方言季刊上發表的文章“媼”字音[n₁ən₁]。以下舉例注明方言的年份與頁碼。1990. 188 媼女孩子 n₁ən₁ | 1996. 80 媼仔仵[特指]兒媳婦(面稱) n₁ən₁ tsi₁ · li | 外甥媼仵外甥女；外孫女 n₁ai₁ saŋ₁ · li。 “姪”字實例如贛方言概要 238，283 鉛山稱未婚男子爲青頭郎[tɕ'in₁ · t'ieu lan₁]，未婚女子爲青頭姪[tɕ'in₁ · t'ieu niēn₁]。不妨假設，用“媼、姪”的方言，同時第二身代詞又用[n]，[n]可能是“爾”字。又贛方言概要 322—323 所記方言第二身代詞用[n]的有六處(南昌在外)：宜豐 n₁ | 高安 n₁ | 景德鎮 n₁ | 鉛山 n₁ | 武寧泉口 n₁ | 都昌土塘 n₁。

概括的說，江西若干方言“女”字文讀爲[ni n₁y]，白讀爲[nie/ɛ]，白讀未見撮口的[nye/ɛ]。

有的方言女字白讀有方言字“女”。[ni ny nie/ε]加“兒尾”[-n]分別成爲[nin nyn nie/en]。有的方言這些[-n]尾字有專用的方言字“姘”和“姘”。(這一段只記聲韻不記調,聲母姑且不分[n ŋ],都寫作[n]。)

萍鄉方言志的作者魏鋼強熟悉江西方言,二月下旬在汕頭,我從南昌“女”[nyɿ]字帶“兒尾”變成[nynɿ]出發,向他請教“女”字帶“兒尾”[-n](即“女兒”的合音)在江西分布的範圍。三月二十七日,他來信告知:“作女兒講的女字帶[-n]尾,這在江西省東北部的贛方言中是普遍現象,都昌、鄱(今作波)陽、餘干、萬年、貴溪、弋陽、橫峰、鉛山全都如此。例如萬年女個女的女讀[niɿ]上聲;女兒的女讀[ninɿ],加[-n]尾同時聲調變陽平。” [本文未完]

## 《考本字甘苦》補

李 榮

因作者疏忽,本刊一九九七年第一期《考本字甘苦》有兩處須要補充。

一 第五面倒數第三行之後加十五行,這是發排時遺漏的。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可惜新語料出現的時候,丁先生已經卧床不起了。

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王蒙《小說家言》一文中兩次用“膩歪”,一次用“膩味”,可見作者筆下“膩歪”就是“膩味”。王蒙作文寫字,當然無意爲字典編者作證。這種語料的可貴就在於此。以下摘引元文三段:

西方的模式的精髓似乎是活得膩歪得慌,而我們大多數感受到的還是活得艱難。

脫離開中國現實的土地,脫離開現實的生活,把西方的文學模式奉爲圭臬,急急忙忙地去表現活得如何膩味,只能引起還活得相當艱難的人的反感。學得再像,其價值也是可疑的。

所以,我主張,搞文學的人一定要努力地生活在非文學的生活環境裏,如果周圍都是文學的話,有時是一種危險,如果只能從文學到文學,那麼文學就要枯萎,就要真地“膩歪”起來了。這不但影響文學,也影響自己的身心健康。(原載《中國文化報》,本報[人民日報海外版]摘發時經作者修改。)

這裡再舉一條北京日報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陳世偉《取消“緊箍咒”》一文中用“膩歪”的例子:

孩子是努力學習的,成績中等偏上。處於“臨界綫”上的學生最膩歪家長的嘮叨。

二 第六面第肆章末了加七行,這是付印後追加的。

太原 沈明 1994 太原方言詞典 12 膩味 ni<sup>1</sup> vai<sup>1</sup> 膩煩。因次數過多而感覺厭煩:再金貴的飯,老吃也膩味嘞 | 111 味 vei<sup>1</sup>

“味”vei<sup>1</sup>在“膩味”裏借用作 vai<sup>1</sup>。太原方言詞典引論 6 去聲疊字後字變[ɿ] 53,跟上聲同調。例如“舅舅”[tɕiəu<sup>1</sup> tɕiəu<sup>1</sup>ɿ],“罐罐”[kuæ<sup>1</sup> kuæ<sup>1</sup>ɿ]。承詞典作者沈明告知:兩去聲相連,不是疊字,後字也有變[ɿ]53調的。例如“利害”[li<sup>1</sup> xai<sup>1</sup>ɿ],“漂亮”[p'iau<sup>1</sup> li<sup>1</sup>ɿ]。依此推論,太原的“膩味”[ni<sup>1</sup> vai<sup>1</sup>ɿ]當作“膩憎”[ni<sup>1</sup> vai<sup>1</sup>ɿ]。

《考本字甘苦》發排之前未檢太原方言詞典,失之眉睫之前,讀者諒之。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校畢 李 榮在北京